



續通志

列傳 三十三

元

姚樞

許衡

竇默 李俊民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力學負王佐略揚惟  
 中與之偕觀太宗值南伐詔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道  
 釋醫卜者會破棗陽主將將盡坑其民樞蹙人逃入篁  
 竹中脫死拔德安得名儒趙復始見程朱性理之書辛  
 丑為燕京行臺郎中時行臺伊囉幹齊事貨賂以樞幕

長分及之。樞拒絕，因棄官去。攜家之輝州，作家廟，別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惇頤等象，刊諸經，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時許衡在魏，至輝，就錄程朱所註書。既而盡室依樞以居。世祖在潛邸，遣趙璧召樞，至大喜，待以客禮。詢及治道，首陳帝王之道，以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為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臧穢塞而公進。

開定法律，審刑獄，則丘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竄可得而舉刺，閭閻斂則部族不橫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為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踰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偽，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之擾攘，周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釐債負，則賈胡不得破稱貸之家，廣儲畜，復常

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却利便以塞倖塗杜告  
訐以絕訟原各疏弛張之方其下書奏世祖竒其才動  
必召問且使授世子經憲宗即位詔凡軍民在齊拉衮  
山南者聽世祖總之世祖既奉詔宴羣下罷酒將出遣  
人止樞問曰頃者諸臣皆賀汝何獨默然對曰今天下  
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王  
盡有之天子何為異時廷臣問之必悔而見奪不若惟  
掌兵柄餘皆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世祖曰慮所不及  
者乃以間憲宗從之樞又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置都

運司于衛轉粟于河以圖宋憲宗大封同姓敕世祖於  
南京關中自擇其一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爲  
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於是世祖  
願有關中王子從世祖征大理至察遜諾爾地夜宴樞  
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事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  
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樞馬上賀曰王仁如此生  
民之幸有國之福也明年師及大理城飭樞裂帛為旗  
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久之或讒王  
府得中土心憲宗遣阿勒達爾大為鉤考置局關中以

百四十二條。推集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世祖聞之不樂。樞曰。帝君也。兄也。大王為皇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為久居謀。疑將自釋。及世祖見憲宗。相持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鈎考局。世祖即位。以樞宣撫東平。既至郡。置勸農。檢察二人為監。均賦役。罷鐵官。中統二年。拜太子太師。樞曰。皇太子未立。安可虛設官稱。以所受制還中書。改大司農。樞奏曰。昔太宗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人爭襲。訟之潛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

才。我則官之。又曲阜有太常雅樂。憲宗命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至日月山。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且陛下閔聖賢之後。詩書不通。與凡庶等。既命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教之。乞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材待聘風動四方之美。王鏞練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使不致崩壞。皆從之。俄詔赴中書議事。及講定條格。

按姚燧神道碑云。樞奏內地之民。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以資國用。

西京北京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屯田漢軍。除守禦外。可選三萬屯燕京東西置營。

以壯神都。左右中三衛從此起。謹附識。李壇謀叛。帝問卿料何如。對曰。使

按姚燧所撰神道碑載樞奏選西北諸路漢軍三萬屯燕京左右中三衛從此起謹加案聲明

壇乘吾北征之釁。瀕海擣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為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為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今賊將安出。對曰。出下策。初。帝嘗論天下人材。及王文統。樞曰。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反。至是。文統果因壇伏誅。四年。拜中書左丞。奏罷世侯置牧守。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省臣罪且不測。樞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纘承大統。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

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則可以光先烈。成帝德。遺子孫。流遠譽。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木始栽而復移。屋既架而復毀。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為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怒為釋。至元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遂議取宋。樞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圖。知樞密院。已延不可。十一年。又言。陛下降不殺人之詔。已延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

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如此之神捷者今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利財剽殺所致宜申止殺之詔使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矣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十七年卒諡文獻子焯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世為農父通避地河南生衡於新鄭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師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稍長嗜學如飢渴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

按理學宗傳載衡曾為郡從事以亂故棄去傳未叙及謹加案聲明

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逃難岨崧山按孫奇逢理學宗傳云以家貧為郡

從事見州縣追呼旁午歎曰民不聊生矣遂棄去謹附識始得王輔嗣易注夜思晝

誦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衡危坐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程朱二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斯道為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

按衡為京兆提學事考歲略  
所載與此不符謹加案聲明

下之責也。凡喪祭娶嫁必徵諸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寔

按耶律有尚考歲略云乙

盛甲寅世祖出王秦中。召衡為京兆提學。卯。廉希憲宣撫關中。秦授衡京兆提學。仍給月俸。辭不受。往返凡六七。不能強。所載與史傳不合。謹識。秦

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莫不喜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為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本。文統患之。又竇默日於帝前。排其學術。乃奏樞為太子太師。默為太子太傅。衡為太子太保。陽示尊用。實不使數侍上也。默屢攻文統不中。

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得免。改衡國子祭酒。未幾。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圖為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書陳時務。一曰立國規模。二曰中書大要。三曰為君難。四曰農桑學校。五曰慎喜怒。且謂孔子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以責難陳善。謂之恭敬。臣之所守。大意如此。書奏至萬餘言。帝深嘉納之。衡每見帝。必有敷陳。



按考歲略載衡每奏對必擇善譯者然後召見傳未叙及謹加案聲明

及退皆削其草故其言多秘世罕得聞

按耶律有尚考歲略云衡每奏

對上必先擇善譯者然後召見或譯者言不達意上已領悟或語言不倫上亦覺其非而正之此事元史不載

謹附衡多病帝聽五日一至省四年聽歸懷逾年復召

還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舉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為圖七年奏上之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為咨稟因大言以動

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未幾阿哈瑪特以中書領尚書省六部事因擅權一時大臣多阿之衡每與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衡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耶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哈瑪特由是銜之亟薦衡宜在中書欲因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耶

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哈瑪特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盆力。乃從其請。八年。改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必為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

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燾。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筭。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按耶律有尚國學事跡云。衡說書。章數不眉宇。嘗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又曰。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謹附識。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

按國學事跡載衡於說書教人諸事不愧為當代師範謹加案聲明

還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竇默為衡懇請之。乃聽衡還，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以守衡規。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歷。恂言：歷家知數而不知理，宜得衡領之。乃以前官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言：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遷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其法視古皆密。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十七年，歷成，上之，賜名授。

時歷頒天下，以疾益甚，得請還懷。皇太子使東宮官來諭曰：公毋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藥自愛。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餒怡怡如也。已而卒，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有數千里來號慟墓下者。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皆樂從，所去人皆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律，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者，往往有之。丞相安圖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

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大德二年。贈司徒。諡文正。至大二年。加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延祐初。又詔立書院京兆。以祀衡。給田奉祠事。名魯齋書院。魯衡居魏時所署齋名也。子師可。

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幼知讀書。毅然有立志。會國兵伐金。被俘。同時三十人皆見殺。惟默得脫歸。母亡。遂南走。渡河。遇醫者王翁。妻以女。

續通鑑  
王翁作

李浩使業醫。轉客蔡州。金主遷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

安。孝感。令謝憲子。以伊洛性理之書授之。默自謂昔未嘗學。而學自此始。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教授鄉里。世祖在潛邸。遣使召之。默變姓名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舉三綱五常為對。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一日。凡三召。與語。皆稱旨。由是敬待。加禮。世祖問今之明治道者。默薦姚樞。即召用之。俄命皇子珍戩從默學。久之。請南還。世祖即位。召至上都。問曰。朕欲

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天澤時宣撫河南。帝即召拜右丞相。以默為翰林侍講學士。時初建中書省。平章政事王文統。頗見委任。默上書曰。陛下應天順人。誕登大寶。天下生民。懽忻踴躍。引領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脣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丕基。為子孫久遠計。若夫鈎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聽者。無他。意在擯斥諸賢。獨執政柄耳。此蘇張之流也。惟陛下察之。他日默與王鶚。姚

樞。俱在帝前。復面斥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帝不悅而罷。文統深憾之。乃請以默為太子太傅。辭曰。太子位號未正。臣不敢先受太傅名。乃復以為翰林侍講學士。俄謝病歸。文統誅。帝追憶其言。謂近臣曰。曩言王文統不可用。惟竇漢卿一人。向使更有一二言者。朕寧不之思耶。召還。賜第京師。命有司月給廩祿。國有大政。必咨訪之。默與王磐等。請分置翰林院。專掌蒙古文字。其翰林兼國史院。仍舊纂修國史。典制誥。備顧問。

又言三代所以風俗淳厚。歷數長久者。皆設學養士所致。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帝皆納之。默嘗與劉秉忠。姚樞。劉肅商。挺侍帝側。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君曰可。臣亦以為可。君曰否。臣亦以為否。非善政也。明日復侍帝於幄殿。獵者失一鵲。帝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秉忠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至元十七年。加昭文館大學士。卒。訃聞。帝深嗟悼。厚加賙賜。命有司護喪歸葬。肥鄉。

默為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為一。斯可謂全人矣。封魏國公。諡文正。子履。

李俊民。字用章。澤州人。得河南程氏之學。金承安中。舉進士第一。應奉翰林文字。未幾棄官歸。以所學教授鄉里。士多從之。金源南遷。隱於嵩山。後徙懷州。俄復隱於西山。既而變起倉猝。人服其先知。俊民在河南時。隱士荆先生者。授以邵雍皇極數。時之知數者。無出劉秉忠。

右亦自以為弗及。世祖在潛藩，以安車召之。延訪無虛日。遽乞還山。世祖重違其意，遣中貴人護送之。又嘗令張仲一問以禎祥，及即位，其言皆驗。而俊民已卒，賜諡莊靜先生。

卷四百六十四

續通志

列傳

三十四

元

宋子貞

商挺

趙良弼

趙璧

宋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性敏悟，好學，工詞賦。與族兄知柔同補金太學生，俱有名。人稱大小宋。金末，潞州亂，子貞走趙魏間。東平行臺嚴實招置幕府，用為詳議官，兼提舉學校。歲壬辰，實戍黃陵，金人悉力來攻，與戰。

不利。敵勢頗張。曹濮以南皆震。有自敵中逃歸者。言金兵且大至。人情洶懼。子貞請於實。斬揚言者首。以令諸城。境內乃安。汴梁既下。飢民北徙。餓殍盈道。子貞多方賑救。全活者萬餘人。金士之流寓者。悉周給。且薦用之。拔名儒張特立。劉肅。李昶。輩於羈旅。與之同列。四方之士。聞風而至。故東平一時人材。多於他鎮。乙未。太宗命子貞為行臺右司郎中。中原略定。事多草創。行臺所統五十餘城。州縣官率為貪私。以病民。子貞倣前代觀察。采訪制。命官分三道。糾舉官吏。立程式。定期會。黜貪惰。

獎廉勤。始有紀綱。民得蘇息。東平將校。占民為部曲。戶謂之脚寨。擅其賦役。子貞令悉歸州縣。人以為便。實卒。

子忠濟襲爵。請于朝。授子貞參議。東平路事。兼提舉太常禮樂。子貞作新廟學。延請名儒。招致生徒。俾習經藝。

齊魯儒風。為之一變。

按徐世隆墓誌云。聘李昶說春秋。李楨說大學。謹識。

己未。世

祖南伐。召至濮。問以方略。對曰。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所以拒命者。特畏死爾。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定也。世祖善其言。中統元年。授益都路宣撫使。未幾。拜右三部尚書。李璫叛。詔子貞參議。

按徐世隆所撰墓誌。載子貞延請名儒李昶。李楨諸人。傳未詳。及謹加案聲明。



軍前行省事。子貞單騎至濟南。觀壇形勢。因說丞相史天澤曰。壇擁衆東來。坐守孤城。宜增築外城。防其奔突。彼糧盡援絕。不攻自破矣。議與天澤合。遂擒壇。子貞還上書陳便宜十事。大略謂官爵人主之柄。選法宜盡歸吏部。律令國之紀綱。宜早刊定。監司總統一路。乞選公廉有才德者為之。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斂。民窮無告。宜遷轉以革其弊。又請建國學。教胄子。敕州郡提學。課試諸生。三年一貢舉。帝命中書次第施行之。至元二年。遷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奏請班俸祿。定職田。從。

之。俄拜中書平章政事。復陳時務十二策。帝頗悔用子貞晚。未幾。以年老求退。特敕中書。凡有大事。即其家訪問。子貞私居。每聞朝廷事不便。必封疏上奏。愛君憂國。不以進退異其心。當疾革。諸子請遺言。子貞曰。吾平昔教汝者不少。今尚何言。子渤。

商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父衡。為金行省員外郎。以戰死。挺年二十四。汴京破。北走東平。嚴實聘為諸子師。實卒。子忠濟嗣。辟為經歷。贊忠濟興學養士。世祖在潛邸。聞挺名。徵至鹽州。入對稱旨。間陪宴語。因曰。挺來時。李

壇城胸山。東平當餽米萬石。東平至胸山。率十石致一石。且車淖于雨。必後期。後期罪死。請輸沂州。使壇軍取食便。世祖曰。愛民如此。忍不卿從。楊惟中宣撫關中。挺為郎中。兵火之餘。八州十二縣。戶不滿萬。皆驚憂無聊。挺佐惟中。黜貪暴。出淹滯。定規程。主簿責務。農薄稅。通其有無。期月民乃安。且請減關中常賦之半。及惟中罷。廉希憲來代。陞挺為宣撫副使。尋命兼治懷孟。戊午。罷宣撫司。挺還東平。憲宗親征蜀。世祖將趨鄂漢。軍于小濮。召問軍事。挺對曰。蜀道險遠。萬乘豈宜輕動。世祖默

然久之。曰。卿言正契吾心。憲宗崩。世祖北還。道遣張文謙與挺計事。挺曰。軍中當嚴符信。以防姦詐。文謙急追及言之。世祖大悟。罵曰。無一人為我言此。非商孟卿幾敗大計。速遣使至軍立約。未幾。額呼布格之使至軍中。執而斬之。召挺至開平。與廉希憲密贊大計。世祖既即位。以希憲及挺宣撫陝蜀。至京兆。時哈喇布哈瑋塔哈駐六盤山。以兵應額呼布格。挺謂希憲曰。為六盤有三策。悉銳而東。直擣京兆。上策也。聚兵六盤。觀釁而動。中策也。重裝北歸。以應和琳。下策也。希憲曰。彼將何從。挺

按廉希憲傳載費寅作費正寅為蜀伶人與此稱興元判官異謹加案聲明

曰必出下策已而果然於是與希憲定議令巴崇汪良臣發兵禦之六盤之兵既北而阿勒達爾自和琳引兵南來遇於甘州哈喇布哈以語不合遂北去阿勒達爾乃與瑋塔哈合軍而南時諸王哈坦率騎兵與巴崇汪良臣兵合大戰甘州東殺阿勒達爾瑋塔哈事聞帝大悅曰商孟卿古之良將也改宣撫司為行中書省進希憲右丞挺僉行省事中統二年進參知政事興元判官費寅有罪按廉希憲傳作蜀伶人費正寅兩傳互異謹識懼誅以借兵完城事訟挺與希憲於朝帝召挺便殿問曰卿在關中懷孟兩

著治效而毀言日至豈同僚有沮卿者耶抑位高而志怠耶對曰臣在秦三年多過其或從權以應變者有之若功成歸己事敗分咎於人臣必不敢請就戮既出帝顧近臣數挺前後大計凡十有七因歎曰挺有功如是猶自言有罪誰復為朕戮力耶至元元年入拜參知政事三年帝留意經學挺與姚樞竇默王鶚楊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六年同僉樞密院事八年陞副使手定軍官品級給軍吏俸餉汰不勝軍者戶三萬戶一丁者亦汰之丁多業寡業多丁寡財力相資合出一

軍著為令。九年封皇子莽噶拉為安西王。以挺為王相。挺因進十策於王。曰睦親鄰。安人心。敬民時。備不虞。厚民生。一事權。清心源。謹自治。固本根。察下情。王為置酒嘉納。王薨。王妃使挺請命于朝。以子阿南達嗣。帝曰。年少。祖宗之訓未習。卿姑行王相府事。初。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與王相趙炳構隙。或告炳不法。妃命囚之。六盤獄以死。朝廷疑擅殺之。鞠琮等。伏辜。有王府女奚楚徹以預二郭謀。臨刑望救。有曖昧語。連挺及其子璵。帝怒。召挺拘炳家。獄下獄。帝命諸儒讞其罪。尚書留夢炎以

議勲奏曰。臣宋儒不知挺向來之功。可補今之過否。帝

不悅。符寶郎董文忠奏曰。夢炎不知挺何如人。臣以曩

時推戴之功語之矣。帝良久曰。其事果何如。對曰。臣目

未覩耳。固聞之。殺人之謀。挺不與也。帝默然。十六年。始

釋挺及璵。二十年。復樞密副使。俄以疾免。明年。趙氏子

復訟父冤。又被繫百餘日。乃釋。按蘇天爵名臣事畧云。

圍于都城。南有阜曰左山。因以自號。謹附識。二十五年卒。延祐初。追封魯國

公。謚文定。子琥。字台符。至元十四年。以姚樞許衡薦。拜江南行臺御史。多政績。二十七年。徵拜中臺。屬地震。琥

按名臣事畧載挺於再繫得釋後隱居城南小圃以左山自號傳未叙及謹加案聲明

上書言。昔漢文帝有此異而無其應。蓋以躬行德化而弭也。因條陳漢文時政以進。又言為國之道。在立法。任人二者而已。法不徒立。須人而行人。不濫用。惟賢是擇。因舉天下名士十餘人。帝從之。皆召用。三十年。遷國子司業。卒。有彞齋文集。

趙良弼。字輔之。女真人。

按名臣事畧作趙州贊皇人。

父兄諸子俱死。

事於金。良弼明敏多智略。初舉進士。教授趙州。世祖在潛藩。召見稱旨。會立邢州安撫司。擢為幕長。區畫有方。事無掣制。再閱歲。邢大治。戶口增倍。及立京兆宣撫。以

按名臣事畧載良弼為趙州贊皇人。與此異。謹加案聲明。

良弼參議司事。阿勒達爾。劉太平。鈞校京兆錢穀。煨煉羣獄。死者二十餘人。衆皆股栗。良弼力陳大義。詞氣慷慨。二人卒不能誣。故宣撫司一無所坐。己未。世祖南征。召參議元帥府事。兼江淮安撫使。親執桴鼓。率先士卒。五戰皆捷。所至宣布恩德。民皆按堵。世祖北還。遣如京兆。察訪秦蜀人情事宜。不踰月。得實還報。曰。宗王穆格無他心。宜以西南六盤悉委屬之。瑋塔哈屯軍六盤。士馬精強。咸思北歸。恐事有不意。禱埒總秦川蒙古諸軍。年少鷲勇。輕去就。當寵以重職。疾解其兵柄。劉太平。霍魯

懷聲言辦集糧餉。陰有據秦蜀志。伯嘉努。劉黑馬。汪惟正兄弟。蒙被德惠。俱悉心俟命。後皆如其言。中統元年。復以廉希憲商挺。宣撫秦蜀。良弼為參議。良弼先行。時瑄塔哈果叛北歸。良弼決計。執其黨元帥奇爾台布哈密喇卜和卓。誅之。希憲及挺。慮有擅殺名。遣使入奏待罪。良弼具密狀授使者。言始遣捕二帥時。止令囚以俟報。臣竊以為張惶不便宜。急誅之。擅殺在臣。實不在宣撫司。若帝怒希憲等。願使者即出此奏。帝竟不問。蜀人費寅以私憾。誣希憲挺。在京兆有異志者九事。引良弼

為證。帝召良弼詰問。良弼泣曰。二臣忠良。保無是心。願剖臣心以明之。帝意不釋。會平李壇。得王文統交通書。益疑二臣。切責良弼。無所不至。良弼誓死不變。帝意乃解。費寅卒以反誅。至元七年。奉使日本。先是數遣使通日本。卒不得要領。至是良弼請行。乃授祕書監。給兵三千以從。良弼辭。獨與書狀官二十四人俱。舟至金津島。其國人望見使舟。舉刃來攻。良弼捨舟登岸。喻旨。金津守延入板屋。以兵環之。滅燭大譟。良弼凝然自若。天明。其國太宰府官。陳兵四山。問使者來狀。良弼數其不恭。

罪仍喻以禮意。太宰官愧服。求國書。良弼曰。必見汝國王。始授之。越數日。復來求書。至以兵脅良弼。良弼曰。不見汝國王。寧持我首去。書不可得也。日本知不可屈。遣使介十二人入覲。送良弼至對馬島。十年。良弼至自日本。入見。帝詢知其故。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後帝將討日本。數問良弼。力諫止之。十一年。同僉書樞密院事。丞相巴延伐宋。良弼言。宋重兵在揚州。宜以大軍先擣臨安。後訖如其計。帝嘗從容問曰。高麗小國也。匠工奕技。皆勝漢人。至於儒人。皆通經書。學孔孟。漢人惟務課賦。

吟詩。將何用焉。良弼對曰。此非學者之病。在國家所尚。何如耳。久之。以疾辭。得旨居懷孟。良弼別業在溫縣。故有地三千畝。乃析為二。六與懷州。四與孟州。皆永隸廟學。以贍生徒。自以出身儒素。示不忘本也。或問為治之要。良弼曰。人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必克己然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二十三年卒。追封韓國公。謚文正。子訓。趙璧。字寶仁。雲中懷仁人。世祖在潛邸。聞其賢。召見。呼秀才而不名。賜三僮給薪水。命後宮親製衣衣之。寵遇

無比。命馳驛四方。聘名士王鶚等。又令蒙古生十人。從壁授儒書。敕壁習國語。譯大學衍義。時從馬上聽其陳說。辭旨明貫。輒大喜。憲宗嘗召壁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不善者。憲宗不悅。壁退。世祖曰。秀才汝渾身是膽耶。斷事官伊囉幹齊一日持其印請於帝曰。此先朝賜臣印也。今陛下登極。將仍用此舊印。抑易以新者耶。時壁侍旁。呵之曰。用汝與否。尚取聖裁。汝乃敢以印為請。奪置帝前。帝為默然。既而曰。朕亦不能為此也。自是伊囉幹齊不復用。歲壬子。為河南經畧使。

有劉萬戶者。素貪暴。其黨董主簿。尤恃勢為虐。強取民女有色者三十餘人。壁至。按其罪。立斬之。盡還民女。劉大驚。會雨雪。因詣壁酌酒賀曰。經略下車。誅鋤強猾。故雪為瑞應。壁曰。如董主簿比者。尚有其人。俟盡誅之。瑞應將大至矣。劉屏氣不敢出語。歸卧病而卒。時人以為怖死。世祖中統元年。拜燕京宣慰使。時供給蜀軍。府庫已竭。及用兵北邊。壁經畫饋運。相繼不絕。中書省立授平章政事。三年。李璫反益都。從親王哈必齊討之。璫已據濟南。諸軍乏食。壁從濟河。得粟及羊豕以饋軍。軍復



大振。至元元年。帝欲作文檄宋。執筆者數人。不稱旨。乃召璧為之。文成。帝喜曰。惟秀才曲盡我意。改樞密副使。六年。命詣鹿門山。都元帥阿珠營。同行漢軍都元帥府事。宋將夏貴率兵自武昌溯流入。援襄陽。時漢水暴漲。璧據險設伏待之。貴果中夜潛上。璧策馬出鹿門。行二十餘里。發伏。奪其五舟。大呼曰。南船已敗。我水軍宜速進。貴懼不敢動。及旦。阿珠領騎兵。璧率水軍。合戰於虎尾洲。貴大敗走。高麗王植為其臣林衍所逐。帝召璧還。改中書左丞。同國王特訥克行東京等路中書省事。聚

兵平壤。時衍已死。璧與王議曰。高麗遷居江華島有年矣。外雖卑辭臣貢。內恃其險。故使權臣無所畏忌。擅逐其主。今衍雖死。王實無罪。若朝廷遣兵護歸。使復國于古京。可以安兵息民。策之上也。因遣使以聞。帝從之。師還。遷中書右丞。十年。復拜平章政事。十三年。卒。大德三年。贈大司徒。謚忠亮。子仁榮。仁恭。



